

◀（上接13版）

给人民以衣穿。

### “养天下”是太谷学派的主张

这一“天下己任”与太谷学派有何关系呢？

“教天下”“养天下”是太谷学派的一贯主张。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在给弟子讲学时谈到“读书”，他说“民大饥，待食。其往赈之，亦善读也”。他强调“善读”就需要“实践”。“其往赈之”就是“养民”，能“养民”才是真正地会读书。周太谷出生于地主家庭，年少时出外游学，其父母听任之而不问。等到母亲去世他回到家，将家中田地全部分给亲故贫困及佃耕者。这就是周太谷的“养民”实践。

太谷学派第二代张积中，在黄崖山聚众讲学，“自肥城之孝里铺，济南会城内外，东阿之滑口，利津之铁门关，海丰之埕子口，安邱、潍县皆列市肆”。“列市肆”以发展经济，可以说这又是太谷学派“养民”的一种实践。

李光圻的家，属于当地的望族大户，本人则“乐善好施”。他对“养民”有理论的阐述：

农一夫耕之，百不为农者食之。农虽失之习孝悌，农之孝悌其庶几！予知习孝悌，而仰食于农。予不能少有助于农，予之为孝悌也奚任乎。农罪鲜矣，予罪深也！将“予”与“农”并列而言，“农”虽未读圣贤之书，但是养活“予”等众人。因此“农”养活“予”，这是真正的“孝”。我没有能“养”他人，因此我是有罪的啊！李光圻又说：万物皆我胞与，不惟一夫饥之，犹己饥之；一夫之寒，犹己寒之。即一草一木不得其所，亦以为由己所致。

对身边“一草一木”的生长，自己都应有所考虑，何况生活在自己周围的“夫”——民呢？更应该考虑他们的饥寒。这就是太谷学派的“养民”思想。

当然，封建社会的“士”，他们的悲天悯人的“养民”理论固有其局限。周太谷还说过：饔粥以饱，取帛以暖，絢茅足避风雨，然而不为良民者，贱何甚！有厚粥让你填饱肚子，有衣服穿让你取暖，有茅屋给你遮挡风雨，但是你仍不满足地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老百姓，那真是要求过分啦。

### 刘鹗欲“养天下”的文字表述

刘鹗是太谷学派第三代弟子，是第三代中的佼佼者。在

“归群草堂”成立后，主动承担了“养草堂”的职责，但他“养”的范围不止如此。他的雄心是“养天下”。

“养天下”就是让“天下”每一个人都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。有这种雄心的人，首先要有悲天悯人的心态，需要有仁爱善良的动机。

刘鹗的悲悯之心、仁爱之心在他与父亲刘成忠的诗词中都有反映。他接触过因战乱无家可归的灾民“烽火连年四野荒”“蒿目流民菜色黄”，“兵戈去不息，何处为吾家”，也亲历天灾人祸带来的惨状的“畿辅苦亢旱，麦田矗枯杆”“前有贼兮后有兵，萧条千里无人行”（以上诗句引自刘成忠《因斋诗存》）。而刘鹗在《除夕》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灾民的同情：

北风吹地裂，萧瑟过残年。仆告无储米，人来索贯钱。

饥鸟啼暮雪，孤雁破寒烟。念我尚如此，群生更可怜。

刘鹗的悲悯之心在《老残游记·第六回》有着明白的记录。老残观望大雪中的鸟雀感叹到：“这些鸟雀，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实，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。现在各样虫蚁自然是都蛰见不着的，……岂不饿到明年吗？”不但如此，他还因此而“想到这里，不觉落下泪来”。对鸟雀尚且如此，何况对人呢？

刘鹗的仁爱之心在他的诗词中可以得到印证。在《落叶诗》中他写道：

落叶别树，飘零随风。客无所託，悲与此同。

念彼落叶，犹可为薪；用熟五谷，以饱饥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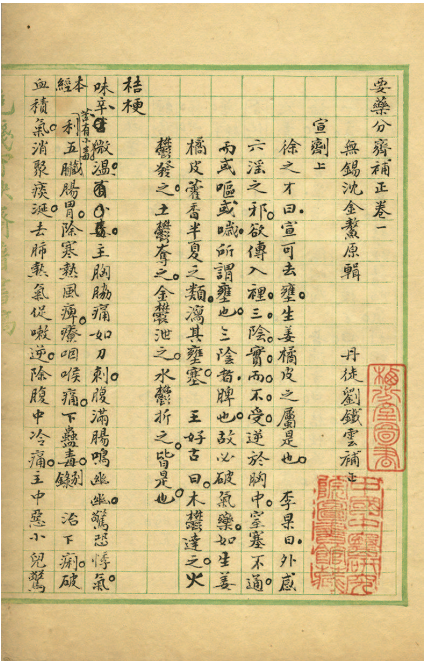
虽委弃之余，其德足以伸。吁嗟乎，吾不及落叶之仁！将自己与一片“落叶”相比较，他作出“吾不及落叶之仁”的结论，如此深刻的反思正是刘鹗仁爱之心的反映。刘鹗“养天下”的思想基础正在于此。

刘鹗曾经直接参与治理黄河，参加开矿山、筑铁路，办医疗诊所，参加救灾赈济，开工厂、商场，盐场，海运……其出发点往往在如何“活人”。

1905年刘鹗准备办一个女工纺织局，他自拟开办章程，勘察厂址，采办机器，其自嘲曰：“明知其折本而为之，岂狂态复发乎？”然就是办这个“织布局”小有进展后，他兴奋而自得，在1905年6月23日《抱残守缺斋日记》中写道：

五月二十一日 晴 颜柳塘、王宝和来。其学皆有眉目，甚可喜也。

其言织布两月可以卒业，即可得十五元一月工资，而机器价值不过五十元，则又为吾开一活人生计矣，致可乐也。函



《要药分剂补正》首页（刘摄）

达苏州，劝谢祖石学染色。开织布局可以“活人”，刘鹗为此感到快乐，这就是他“养天下”的具体内容。

### 刘鹗“养天下”的实践

从青少年时期的“天下己任”到明确的“养天下”，刘鹗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以此为出发点。

刘鹗欲借外资开发山西煤矿，在《呈晋抚禀》中他写道：

今所借资本一千万两，大概用凡三项：一曰造铁路，二曰建矿厂，三曰资转运。造铁路姑以五百万计，取之外洋者，仅铁轨、车头一事而已，所费不过十分之一。其余大宗买地、土工、石工，实占十分之九，是有四百九十万散在中国也。建矿厂姑以二百万计，机器等件不过百万，其余买地、土木、人工，约百余万，是销于中国者又三分之二也。资转运作为三百万则全在中国，何也？姑以开平比之。开平每日工人约三万余名，泽、潞两府断不止两开平也。即以每日六万人，每人一日开银一钱五分计之，每日计销五千两，除工人以上一切司事等人作一千两，每日实耗银一万两。一年三百六十万皆耗于中国也。

工人所得之资不能无用也，又将耗于衣食。食则仰给于庖人，衣则仰给予缝工。庖人不能自艺蔬谷也，又转仰给于农圃；缝工不能自织布帛也，又转仰给于织人。如是辗转相资，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。

刘鹗又说：我国今日之患，在民失其养一事。而得养者十余万人，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？

一件事情可以解决司事、工人、庖人、缝工、农圃、织人等十余万人的生活，就是“善政”。“善政”就是“养民”，用今天的话解释，做一件事情可以解决十余

万人的就业问题，如此好事就应该努力去

做。刘鹗善医，有医学实践，有医学职务，有医学著作。他的行医有一个发展过程，从开始的“门可罗雀”，到后来的专程从上海到武汉为郑观应诊病。刘鹗行医为病人着想。他曾任津海关官医，职责是为津海关的工作人员治病。他在拟定的《诊所章程》明确写出：

施诊不论贫苦远近也。轮船总管、司事、小工等人眷属大半寓沪，身既从公，上船行驶既难瞻顾家属。家中

遇有病发女眷等人，不知从何请医。且沪上时医出轿，或两元至于二十四元不等。穷苦者实望门生畏，悠忽时日，病更难医，受累实非浅也。施诊何论穷苦远近？于轮船中各人有家属寓沪者，先送一牌，病轻者可以执牌来诊，病重者可以执牌来请。出轿施诊只取寻常轿例，不取分文。可以安在船从公之心，在寓者悠忽成病之患。

为诊视病人，他提出“不论贫苦远近”，不能让“穷苦者望门生畏”，不能让“寓者悠忽成病”，这样“可以安在船从公之心”，想得可谓周到细致之极。

刘鹗在灾难面前，依然秉持他的“养民”理念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。清政府的武卫军闻洋兵欲至，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。刘鹗却代表救济善会毅然进入战乱中的北京，在京主持护送官商出京，办理粮食平果，设立施医院、掩埋局等。1900年10月护送被难官民5583人离开北京，1901年又护送官商841户2186人离开北京。刘鹗从俄军手中买下了粮仓，救活饥饿的难民当以万计（但这也成为他“私售仓米”被捕的原因之一，被诬为“汉奸”的根据之一）。1901年6月2日《北京新闻汇报》刊出北京市民周士惠等感谢刘鹗设立施医院的善举，明确说明从去冬至5月治愈病人786人。刘鹗主持的掩埋局工作约三个月，著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就由救济善会的掩埋局掩埋。

刘鹗的作为当时已经引起媒体的关注，上海的《申报》等频繁地发出有关刘鹗的消息。1901年3月26日日本《大阪朝日新闻》说：

在北京有个叫刘铁云的。他是候补道台，以前是福公司总办。庚子事变之前，清政府顽固派的御史要弹劾他，刘铁云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逃到上海，幸

免于难。他是豁达大度的，满不在乎的，好为别人操劳，比较少见的人。事变后作为慈善会会长从上海来到北京，接着逗留在北京。听说他自己捐献了几万元。现在他把太仓米卖给难民，给他们衣服，把棺材送给不能举行葬礼的人。幸亏有刘铁云，在北京可以买到便宜的大米，中国人都表示感谢他。（原文为日文·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樽本照雄教授译为中文）

对于自己进北京赈济一事，刘鹗说：“譬如大舟触礁而沉，舟人登陆者半，沉溺者半，则登陆者不当尽力拯救沉溺之人乎？譬如通衢火起，已焚其半，余不焚者，不当群起灌救被难之家乎？今日之事何以异此。”因此他“摒挡一切，愿凑捐银五千两，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，共一万二千两，送呈贵会（救济善会），伏希察入，惟此款愿专作救济北京之用”。

总之，在太谷学派“养天下”的思想影响下，刘鹗直至去世，都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。

### 应该解开刘鹗之谜

刘鹗是个“谜”。本文试述太谷学派对刘鹗的影响，但这只是研究刘鹗的一个切入口。刘鹗还有许多待研究的问题。

刘鹗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？他的家庭对他有怎样的影响？刘鹗的“养天下”的理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？

刘鹗的政治面貌究竟怎样？他下与贩夫走卒相过从，上与王公大臣共切磋，仅是性格所致吗？

刘鹗最后被秘捕不加审问而流放新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刘鹗为什么在宣统登基发布大赦之后发出“如执政仍是项城（袁世凯）则无望矣。幸南皮仁厚长者，可有赐环之望”的感叹？

刘鹗为什么时而挥金如土，却又常常叹息“债主纷纭渐相逼”？刘鹗的收藏包括多方面，他究竟收藏了什么？这些收藏品后来都流向了何处？

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究竟是他的“不经意之作”作还是“深思熟虑”之作？《老残游记》究竟有多少回？《老残游记》有哪些版本？

刘鹗还有没有发表的著作吗？这些著作仍存于天壤之间吗？

如何看待鲁迅、胡适等人对刘鹗的评价？

研究刘鹗有现实意义吗？

刘鹗不是能用一个“标签”概括的人物，希望学界能继续探索这些未解之谜。